



云顶寺



# 歌乐琐记

□谭诚伟

抗战时期，歌乐山政治文化人物荟萃。这里略补二点。

## 1 朝夕歌乐

诗人高兰住在此处，写下了名作《哭亡女苏菲》，传播影响广泛。诗中倾吐了国统区文化人的痛苦，感人至深。诗中两处写到歌乐山。“歌乐山的青峰高如云际，歌乐山的幽谷埋葬着我的亡女”“歌乐山的山巅一颗星儿闪闪，那是不是你悲哀的泪眼”。

诗人臧克家也写了歌乐山。写放弃了歌乐山，占有了歌乐山。写到青峰绿竹云烟杜鹃，写到了院子土屋邻居农民，还写到谷子青菜。他名气大，但这诗给人印象不深。

政治人物就多了。据说蒋宋不只在林园，还在“八块田”短住。林森公馆就在三十一中右上，后久无人住就坍塌了。陈诚公馆，在疗养院路上半圆形楼房，楼右侧山壁有防空洞。在大天池有文化部，文人就更多了。冯玉祥在官宦聚集地还当过保长。

这里说说三十一中与抗战中歌乐山的渊源，学校地址原是铨叙部。铨叙，涉及官员考核任命，由此可知这个机关的地位。部长住地在学校左侧平房，较宽大，有木地板。学校最堂皇的建筑当属大礼堂，十二根大红木柱令人注目。礼堂大门上有一副对联，我到学校时，字迹多已剥落，只认出下联有“尽入彀中”字样。“彀中”，就是弓箭能射到的地方。“尽入彀中”，意思就是天下英才都收入在我的手中了。从对联中四个字，就可大略了解铨叙部的作用了。

离学校不远，结核病医院附近的原保育院有条保育路，抗战时难童的居住地，邓颖超、宋美龄等曾去看望关怀。

高店子小学是邻校，从此往前就是三百梯了。1958到1982年的24年间，我在此上上下下不知千百回。三百梯成了好友，黄葛树成了长辈。百年老树如亭盖，山风迎面声习习。令人痛心的是，黄葛树后来被人挖走了，由三百梯过同善桥至石栏杆直下烈士墓的数百年的“官道”也被毁弃。

我离开歌乐山已42年，但梦还留着，“魂梦萦绕歌乐巅”。

## 2 拾遗云顶

歌乐山，我还可拾得的老物件，就只有一寺一池一院了。

寺，就是耸立于歌乐山主峰上的云顶寺了。寺院历史悠久，始于秦代，扩建于明弘治到成化年间，距今500至600年，历史悠久，是知名古寺。

而我去瞻仰观赏时已太迟了。那是我刚去三十一中、执教不到半年的1958年下半年。某天，我独自由山门往上攀登，香客游人不少，在香烟缭绕中进院。寺庙规模算中等，上下阶有两或三层。有主殿、大雄宝殿，还供有释迦牟尼、二郎神和十八罗汉等，其后还有藏经楼。印象很深的，是峰顶寺侧有泉眼渗出，还有一泓放生池，让人惊讶而又欣悦。

此寺周遭环境幽雅，松柏掩映，云雾缭绕，是个好去处。故清乾隆年间，知县王尔鉴将之纳入巴渝十二景之一的“歌乐录音”。你想，有风雨，有松涛，有泉水，有铜铃，还有鸟鸣，汇成天籁之音。难怪当时香火旺盛。

谁知几百年之佛缘戛然而止，寺庙后来变成了一片废墟。再后来，我也去过废墟，只见瓦砾，仅余一处柱础石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又有人修建了石雕墙之类，但与历史已无多少关系——与美好的一段历史割裂开去了。

从云顶寺出来后身心俱疲地往下走，忽然发现荷花池前面的林森像消失了！

当年我到学校不久，半山腰有一条石子路，可通汽车，乡人俗称为环山路。此路路口有一座半月形荷花池，池前有一台座，台上就矗立着一座铜铸的直立像，这就是抗战时期的民国主席林森。林森是民国元老，早年人同盟会，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、护法斗争，屡建功绩。他于1932年任第三任民国主席。他坚持抗战，作出迁都重庆决定，多次讲演鼓励抗日军民，痛斥汪精卫汉奸卖国。抗战时期，他的官邸在歌乐山山洞双河街南麓峡谷，故称林园。1943年，他遇车祸因伤去世，享年75岁。他去世后，葬于林园陵墓，后被作为“林森纪念馆”。

而今，人不在了，像也不在了，但名仍在。在林园，在重大校门题名上，在宽仁医院大门上……仍在人们的记忆中。

## 3 邂逅宽仁

我和宽仁医院是邂逅。

一个晚上，我和同事兼挚友一起去逛山。从荷花池走到环山路的一端，较为昏暗的光线下看到路侧有一座类似城堡的建筑。走到近处，赫然看到“城堡”上有四个竖写的大字“宽仁医院”。我十分惊讶，这个名闻远近的大医院，咋会跑到这儿来了？

那时的我年少不更事，但宽仁医院却是知道的。我早夭的长姊曾就医于宽仁医院。她就读重庆十中，不幸得了肺结核，那时可是绝症。我家拿不出那么高的医疗费用。多得长兄好心的老板赞助，送长姊往医，正是宽仁医院。我年小记事不很清楚，只记得乘轮渡到临江门往上走到马路往左就是。但很不幸，长姊病太严重拖得太久，回家没几天就去世了。全家都很悲痛，但医护已尽力。长姊病亡后，医院还派人来家里做仔细消毒灭菌，保护了全家人的身体，我们很是感激。

多年后，见到这里又想起了宽仁医院。细看城堡式的建筑，原来就是医院大门，不禁联想到这“城堡”如似一个对付伤病的坚固工事。

从此后，不时散步逛游到这里时，总要停下来再看看。但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医院大门变成了一堆石块碎砾。一追问，原是当地乡民觉得没啥用处，就拆掉当石料做了猪圈的墙和垫石。

那之后很长时间，我才有了进一步了解“宽仁”的机会。宽仁医院的创建者是美国人马加里，这是当年四川的第一家西医医院。医院治疗过好几个名人。最著名的是刘伯承元帅。1917年，他在川东护国军带兵，战斗中负了重伤，送到宽仁医院做眼科手术。刘帅担心麻醉会影响脑神经，坚持在没麻醉的情况下摘除坏了的眼球。术后医生赞刘帅为“军神”。此外，陈独秀抗战期间，住在江津，也曾三次来院治病。整个抗战期间，地处歌乐山的宽仁医院，一直积极救护广大伤病员，被誉为“功在民国”。抗战胜利后，医院撤回戴家院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几经变迁，现成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，成为三甲综合医院。

说到这里，又要回头想到首创“宽仁”的马加里先生。他的小楼，后来修旧如旧，成为可纪念的遗址。他死后葬于重庆江北嘴，永驻在中国，这片他热爱的土地。

说到这里，又突然想起，在歌乐山森林公园，若在“宽仁医院”石门原地，树一方石碑该多好，镌刻上歌乐山宽仁医院始末的文字，让后人铭记。这是对过往的回望，也是对历史的尊重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夏天的放生河

□陈猷华

重庆北碚区复兴街道的老街山坡下，有一条小河缓缓流过。尽管近年来这条小河被有关部门定名为竹溪河，把河流峡谷打造成了风景区，但当地人还是把这段河流称为“放生河”。老街以前曾有多座寺庙，香火鼎盛。人们拈香祈愿之余，常会端盆鱼虾来河边放生。善男信女们看着鱼虾没入水中散开，可能也会有一缕善念在心中滋生。

河边石板桥东头，“放生河”三个大字深镌石壁，每字一米见方，不知刻于何朝何代，至今仍清晰可见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江北县议会议长戴正诚经过此地，深有感触，赋诗曰：“碧涧带长林，到此忽幽静……”(见《民国江北县志》)。

放生河上的水泥平板桥，以前是石板桥，桥长约100米，宽约1.5米，没有栏杆。桥也是几经重修。现在的桥墩两边，都有数个与桥墩底部大小差不多的长方形凹坑，那是以前的桥墩基础。放生河的河床非常平坦，全部是整石为底。平板桥上溯至安澜石拱桥这一段两三百米长的河床，平整得像是运动场。由于上游筑有拦河坝，夏季除了洪水时节，河床大部分都裸露出来，在太阳下明晃晃的。其他季节，放生河也只有浅浅水流。河水清清，直透河底。

如果说平常时节，放生河是一只柔顺的小绵羊，那到洪水爆发时，放生河则变成了一群野马，一条恶龙。浑浊的洪水汹涌扑来，卷起几丈高的浪花，吼声如雷，三四米高的石板桥瞬间被洪水淹没。1990年代初的那次大洪水，放生河上的石板桥也跟上游高大的石拱新桥、下游的

龙门石拱桥一样，都在洪水冲击下分崩离析，垮塌成一堆乱石。

洪水来时水位陡然升高七八米，河面相应增宽。桥西头原来有一幢带水磨房的大瓦房，每年都被洪水冲刷浸泡，然而却没有被冲垮。水退之时，房主人总是把糊满泥浆的家具搬到屋外平坝上清洗晾晒，然后修复洞穿的墙壁，然后又安然地住进去。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电动打米机、磨面机普遍进入乡村，那幢瓦房才拆毁，水磨才停业。

放生河内湾，有几个深水荡，加上有扎坝蓄水，这六七十米长、十多二十米宽的河湾，俨然就是一个游泳场。夏天，复兴场及周边的乡民都会到这里来洗澡（游泳）。很多人游一会，就会坐在水中的石头上搓“夹夹”（身体上的污垢）。从小学二三年级到六年级，每年夏天的傍晚，我都会到放生河“马儿石”区域游泳（读初中后，就“升级”到上游的黑水河去游泳了）。马儿石边是狭窄的水沟，游一会，就可以坐在马儿石上休息。马儿石往上，就是比较宽阔的鲤鱼窝，那里水更深。

游泳的河面，是河流的内折湾处，河底满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，河岸斜坡，是细细的河沙。我和小伙伴们游一会就上岸来，在身上涂一层湿沙，然后唏哩哗啦跳进河水里。斜坡沙堆中，也有一些乱石，我们的衣裤就放在石头上。

每年夏天，除了洪水暴发时节，平常放生河大部分是干涸的。平整的河床上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“瓮缸”。人们传说这些“瓮缸”是端公（法师）颜东魁与恶龙母猪龙大

战时踩出的窟窿。酷暑时节，河水干涸，但“瓮缸”里还有水，而且还有鳝子、清道夫、火烧斑、鲫鱼、刺格巴等鱼类和螃蟹。选择有鱼且大小适合岸水的瓮缸，用瓢或脸盆往外岸水，岸干后就“瓮中捉鳖”了。瓮缸里的鱼都比较小，只能油炸。

在火辣辣的阳光下岸水捉鱼，只晒一天，脊背就会发黑，然后脱一层皮。那个时候年纪小，不觉得在太阳底下暴晒会伤害身体。

最近，竹溪河沿岸优美风光名闻遐迩，重庆南岸区黄桷坪油画村的画家们也特地驱车近百里，到竹溪河的放生河边写生。面对阳光下波光闪烁的河面，河上长长的青灰色的石板桥，河岸边亭亭如盖、苍翠的硕大古树，山光水色、桥影树姿，画家们灵感飞翔。他们在路边或岩石上撑开画板，摆好调色盘，举笔沾色悠然涂抹，把自己领悟的放生河美景徐徐展现。路人三三两两立旁边，安静观赏。我在“黄桷坪油画群”看到了他们这些优美的写生作品。熟悉的家乡景物，变作了令人充满遐想的美丽画图。那石板桥下的水光，树木掩映下的弯弯跳蹬，坡岩下的农舍，河边的洗衣妇女，还有水中游弋的白鹅灰鸭，栩栩如生、生机盎然，色块斑驳中，跳动着生命与美的旋律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副主席)